

A detailed background illustration of a dragon, likely a Chinese dragon, coiled amidst stylized clouds. The dragon is rendered in a traditional ink-wash style with fine lines for scales and whiskers. The overall tone is muted, with shades of grey, blue, and brown on a light background.

帝王秘史

二月河 著

雕弓天狼

雍正皇帝・雕弓天狼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皇帝·雕弓天狼/二月河著

yongzhenghuangdi · diaogongtianlang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6

ISBN 7—5354—1100—2

ISBN 7—5354—1101—0

I. ①雍…②雕…

II. 二…

III. 小说—中国—历史

IV. I·947

I·948

雍正皇帝·雕弓天狼

yongzhenghuangdi · diaogongtianlang

©二月河著

策 划:周百义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编辑:周百义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6 印张:18.875

版 次: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5 次印刷

字 数:430 千字

印数:75 001—105 000 册

ISBN 7—5354—1100—2/I·947

定价:23.00(简精装)

ISBN 7—5354—1101—0/I·948

定价:26.00(精 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雍正皇帝

雕弓天狼



作者 二月河 近照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汉族，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南阳市委，现任南阳市文联主席。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建“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问世后曾荣获河南省政府首届文学大奖，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是《康熙皇帝》的姊妹篇，包括《九王夺嫡》、《雕弓天狼》、《恨水东逝》三部，共140万字。全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又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推出中文繁体字本。

内 容 简 介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但树欲静而风未止，皇城内外，大江南北，仍杀机四伏。

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阉将军年羹尧倨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苑。一时间，风急浪险，浮云蔽日。

沧海横流，正试帝王才干。雍正依靠方苞等股肱重臣，整肃吏治，擢用新人田文镜、刘墨林等，不顾安危，巡视黄河防务，体恤民心。借青海大捷之利，雕弓轻舒，粉碎八爷党和十四弟政变阴谋，圈禁隆科多，赐杀年羹尧。

本书是深受读者喜爱和评论家赞赏的《雍正皇帝·九王夺嫡》的姊妹篇。全书不仅保持了上卷的艺术特色，涉笔广泛，场面恢宏，有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并且结构上较上卷更为详略得当，疏密有致。作家擅于写帝王史实，对宫闱秘闻，分寸把握得当，特别是对宫廷斗争中微妙的人际关系，权谋机变，揣摩体味得玲珑剔透。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作品不仅能将你带进那莫测的岁月，而且会使你获得美的享受。

目 录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1
第二回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10
第三回	探虚实闯宫大哭丧， 乌雅氏枢前正位号	21
第四回	新君天牢释旧臣， 宿敌聆旨恶作剧	30
第五回	孙喜淦公廨挥老拳， 十三王金殿邀殊宠	39
第六回	伯伦楼才子行雅令， 买考题试官暗留心	51
第七回	吃晶饭宰辅访国士， 诉肺腑君相互赠联	64
第八回	能吏潦倒误用“忌讳”， 官场隐士拯难约法	75
第九回	图里琛奉旨巡并州， 元宵反诮语讥忠直	87
第十回	愚巡抚掩过触国宪， 智部曹巧取滥赃证	97
第十一回	雷霆作色雍正惩贪， 细雨和风勉慰外臣	108
第十二回	十七皇姑关说遭拒，	

	母子相疑隐情难言·····	120
第十三回	惊舞弊自逐出棘城， 逢旧交谈笑封贡院·····	131
第十四回	三法司会讞两巨案， 托孤臣受逼上贼船·····	143
第十五回	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156
第十六回	吏情堪嗟公忠难能， 纤纤弱女面斥帝君·····	166
第十七回	众门生设酒送房师， 失意人得趣羁旅店·····	180
第十八回	尴尬客忽成青云士， 进贺表骨牌惊状元·····	193
第十九回	证前盟智士谋馆席， 祈母寿佛堂追喇嘛·····	206
第二十回	辩謁语斗法钟粹官， 感前因下诏释贼民·····	217
第二十一回	吃肥肉兄弟生嫌隙， 蓄险心王府策宫变·····	232
第二十二回	九阿哥谪戍买人心， 十侍卫恃宠受窘辱·····	244
第二十三回	施肉刑纨袴惊破胆， 拟凯歌权且献良谋·····	255
第二十四回	争功劳将军存私意， 忧爱子太后归渺冥·····	265
第二十五回	密室划策丧中造变， 防范周匝难遂乱心·····	277

第二十六回	草灭蛇线雍正游疑， 盗铃掩耳相臣负询.....	289
第二十七回	养心殿议封年羹尧， 王爷府允禔遭贬斥	301
第二十八回	孤孀皇姊深宫染恙， 芥蒂兄弟御园交心.....	313
第二十九回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	325
第三十回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	337
第三十一回	雍正帝夜巡风雨堤， 田文境恃旨恭后倨.....	350
第三十二回	飘零客重返金陵地， 聊官箴闲吟卖子诗.....	363
第三十三回	游戏公务占阉分账， 忠诚皇旨粗说养廉.....	376
第三十四回	黄泛难行舟困沼泽， 金蝉脱壳潜返京师.....	390
第三十五回	隆科多擅兵闯禁苑， 憨马齐镇静斥非礼.....	403
第三十六回	露华楼悠然吟《风赋》， 丰台营洒脱议政务.....	416
第三十七回	千乘万骑将军凯旋， 泪尽露干弱女饮泣.....	428
第三十八回	忘形骸功臣显骄态， 衡大势谋士精筹局.....	440
第三十九回	才士呈才天外有天，	

	红颜薄命命归黄泉.....	454
第四十回	廉亲王武断触霉头， 年羹尧演兵遭疑忌.....	466
第四十一回	史貽直正言弹权臣， 刘墨林受命赴西疆.....	477
第四十二回	徇成法循臣谏拗主， 降甘澍午门赦詹事.....	489
第四十三回	汴梁城抚衙释旧憾， 郑州府佞人撞木钟.....	501
第四十四回	逞严威酷吏决刑狱， 镇邪狎举火焚柴山.....	515
第四十五回	络人心天子赐婚姻， 消反侧相臣议除奸.....	528
第四十六回	忧烹狗将军生异心， 惊谜扎钦差遭毒手.....	541
第四十七回	暗传消息王心思动， 膏雨茫茫死离生别.....	554
第四十八回	遂心愿哲士全身退， 情无奈痴人再回京.....	565
第四十九回	天威不测反目成仇， 枢臣用谋釜底抽薪.....	576
第五十回	贬爵秩迷途失真性， 赐自尽犹自侃轮回.....	589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康熙六十一年冬天阴寒潮湿，自立冬过后，大雪几乎就没停过。以京师直隶为中心，东起奉天，北至热河，由山东河南连绵向西，直至山西甘陕等地，时而羽花淆乱，时而轻罗摇粉，或片片飘坠，或崩腾而降，白皑皑、迷茫茫，没头没脑只是个下。远村近廓，长林冻河上下，飚风卷起万丈雪尘，在苍暗微绛的云层下疯狂地旋舞着，把个世界搅得缤缤纷纷，浑浑噩噩，把所有的沟、渠、塘、坎一鼓荡平，连井口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偶尔雪住，惨淡苍白的太阳像一粒冰丸子在冻云中缓慢地移动，天色透光，似乎要放晴了，但不过半日，大块厚重铅暗的云层又压过来，一切便又复旧观，仍是混沌沌的雪世界。

天晚时分，一行三十余骑在山西娘子关一个风雪迷漫的山神庙前驻马。这三十多个人服色不一，十个王府侍卫都是四品武官穿戴，白色明玻璃顶子，八蟒五爪雪雁补服外头披着白狐风毛羔皮大氅。另有两个六品笔帖式，却是内务府打扮，带着二十个亲兵护卫在队后。为首的却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穿着玫鬼紫挂面玄狐巴图鲁背心，外套猢猻猴皮斗篷，清秀的瓜子脸上两道浓重的剑眉微微扬起，紧绷着的双唇旁嘴角微微下吊，仿佛随时向人表示自己的高傲和轻蔑。见前头马队停下来，这青年勒住了马，用手按了一下冰冷的剑柄，一声不言语睨视了一下旁边的侍卫，用漠然的目光仰视着昏暗的天穹，长长吁了一口气。一个侍

卫忙道：“大约是要打尖儿吧，奴才过去看看。”话音刚落，庙门口的侍卫已经大踏步过来，在青年公子马前雪地里打千儿禀道：“十四爷，这是个破山神庙，早没了香火。这大的雪，前头五六十里连个驿站也没有，请爷示下，今晚要不就歇在这儿吧？”

“唔。”青年微微颌首，转过头来对两个笔贴式道，“钱蕴斗，蔡怀玺，你们是雍正皇上派来押我回京的，你们出个章程，我胤禩悉听遵命！”

那个叫钱蕴斗的笔贴式被他威压的眼神迫得头也不敢抬，忙赔了笑脸，打个千儿跪下说道：“王爷这话奴才怎么当得起？没了折尽了奴才的草料！爷说行，咱们就走；爷说住，咱们就停。万岁爷只说叫奴才们好生侍候十四爷，安妥进京奔先帝爷的丧，并没有限日子。奴才遵十四爷的命！”胤禩冷笑一声点点头。早有一个侍卫伏身跪下，胤禩踩着他的背下来，活动了一下腿脚，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道：“皇上是我四哥，又是一母同胞。论起亲情，我们是手足，论起名分，我们却是君臣。你们奉圣命而来，我岂敢不敬礼有加？这一路要走要停，规矩是住驿馆，都是你们说了算的。今儿住这里，也是你们说了算，我不希罕你们装好人！这个地方儿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我要在这谋反，或者跑了，都是你们的干系。”钱蕴斗和蔡怀玺只是赔笑听着连连答应。直等胤禩发作完，钱蕴斗才道：“爷圣明，奴才们只是奉差办事，我们两个都是笔贴式，上头有司、府、都监、领侍卫内大臣，离皇上还隔着十八层天地呢！好歹爷体恤着点奴才，平安到京，奴才们往后侍候爷，沾爷的光的时候有着呢！”

“这还是句人话。”胤禩哼了一声掉转脸来，吩咐道，“把阳泉县令送的鹿肉取出来，今晚我犒劳兄弟们！”说首，鹿皮油靴踩得吱吱咯咯响着，带着众人进了山神庙。

这是一座废弃不久的庙宇，空落落的大院覆盖了尺余深的雪，

依着山势，正殿两边庑廊齐整排着两溜厢屋，檐下垂着二三尺长的溜冰。半旧的房舍门大敞着，窗纸都没有破；楹柱上的朱红漆皮也没有剥落，微旧而已；只有当院一个人高的大铁鼎上头厚厚地裹了一层雪，冰冷阴沉地矗在雪地里，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什么。这一群人闯进正殿，只听“唵”地一声，扑棱棱惊起一大群在殿中避雪的鸟，石鸡、乌鸦、山鸡，还有一只狍子冲门逃出，猝不及防间，钱蕴斗吓得一屁股坐到雪地里，倒是蔡怀玺眼疾手快，一手擒了一个，看时却是两只野鸡，笑嘻嘻说道：“十四爷好口福。”

“嗯。”胤禔眼中闪过一丝笑容，随即又敛了，大踏步上阶，一边踩着脚上的雪，吩咐道，“把院子里的雪清一清，廊庑下的栏杆拆下来生火。两位笔贴式和我住正殿，我的侍卫住西配殿，善扑营的兄弟们住东配殿。”说罢，解了斗篷递给从人独自走进正殿，向着神龛中被烟熏得乌黑的山神打了一躬，口中喃喃念叨了几句什么，回头对钱蕴斗道：“这不像个破败了的庙，怎么没了香火，敢怕是道士和庙祝卷了庙产逃走了？”钱蕴斗笑道：“是，奴才也觉得蹊跷。”蔡怀玺在旁点着火，说道：“爷不知道，山西去年大旱，寸草不生，这里几十里都不见人烟，并不为天冷怕出门，这里有的是煤。人们都饿跑了，庙里的人自然养不住，哪里还会有香火？”胤禔尚未答话，猛听院里“妈”地一声大叫，接着便是一片嚷嚷声：

“把这个臭尸弄出去！”

“找门板来！”

“啐，晦气！”

胤禔这才知道是亲兵们清理房间发现了冻殍。因房中火刚生着，烟雾大，他不介意地踱出殿外，果见东配殿一群人连说带议论地正在搬运尸体，便道：“你们嚷嚷什么？”一个亲兵忙过来禀道：“东房里有个尸体，已经冻僵了，是个女的……”胤禔没吱声

背着手来到东配房，果见一年轻女子，大约十四五岁上下，头发披散着，穿一身蓝线的青土布布衫，赤着两只小脚，用裹脚布把两只鞋贴前后心捆着，两手拊心靠墙角坐着，脸色黢青，像燃尽了的香灰一样难看。几个善捕营的兵士啐着骂着，大约是怕晦气嫌脏，却没人动手搬尸。胤禔冷冷说道：“你们也算八旗子弟？我为大将军王，在西大通带兵打阿拉布坦，一仗下来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们不配给我的兵提鞋！——来，我的护卫呢？”

“在！”

“把她拖出庙门外！”

“扎！”

一个侍卫答应一声，双手捉定那女子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了就走，刚到门口，忽然站住了，说道：“十四爷，她腋下还是温的！”

“咳？”胤禔怔了一下，上前扶起那女孩子手臂，扶着脉沉吟良久，说道：“她没有绝气。快！弄到神殿火堆旁暖一暖，兴许还能活！”

于是众人七手八脚，把这个女尸抬到大殿火堆旁，又忙烧了热黄酒，翘开紧咬的牙关灌了下去，再摸脉搏，已觉缓缓悠悠，似紧似慢地跳动，鼻翅一张一翕，脸色也渐渐回转来，只是极苍白，气若游丝地躺在火堆旁的马搭垫子上昏迷不醒。

神殿上的火噼啪作响，铁架子上吊锅中煮的鹿肉散发出令人馋涎欲滴的浓香。胤禔满腹心事，怅怅地望着外头漆黑的夜，听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久久才叹息一声，对守在一旁的钱蕴斗道：“我一点也不饿，你和蔡怀玺吃吧。要嫌这里拘束，你听两厢他们吃酒多热闹，只管乐去，还怕我跑了？我也不会自杀！”

“十四爷别太难过，”钱蕴斗勉强笑道，“先帝爷在位六十一年，望七十的人，我们寻常人家瞧着，这算喜丧。十四爷是金枝玉叶，

好歹自家得保重，人死如灯灭，您再难过也无益。”胤禔叹道：“你们不要怪十四爷脾气不好，这一路我仔细看了，你和蔡怀玺都是好人。一则我心里难过，先帝爷康熙五十七年叫我当这个大将军王，出兵青海，临别时在乾清门拉着我的手，说‘阿玛老了，身子骨儿也不好，朕知道你不愿出远门，但皇子阿哥里头，就只你还能带兵，你不替朕分忧，谁能尽这个孝？’当时皇阿玛老泪纵横，依依惜别，谁曾想我这一去竟成永诀？”说着已是潸然泪下。蔡怀玺忙劝道：“当今主子给先帝爷办后事十分隆重，在遵化修的陵，奴才还去瞻仰过，不但壮观，风水也十分好。万岁爷就是怕十四爷悲恸过甚，所以才叫奴才们星夜兼程去西大通接爷回京。回去丧礼上的事多着呢，爷金尊玉贵之体，不要过于伤心，身子骨儿比什么都要紧的。”

胤禔用木棍将火拨了一下，看了看睡在旁边的女孩子，说道：“四哥原自就是伶俐人，他做皇帝有什么说的？我要说的第二条就是这个。今儿这个地方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我有几句心里话想问你们。你们要想着你们是正黄旗下的奴才，我就问，要寻思着是皇差，奉旨押送我这倒运王爷回京的，就当我没说，从此我就是哑巴！”钱蕴斗瞟了蔡怀玺一眼，赔笑道：“爷疑到哪去了！皇上要疑心王爷有别的心思，怎么能只派二十个亲兵护送王爷？爷有什么话只管问，凡是奴才知道的，断断不敢欺隐的。”胤禔听了略一怔，突然仰天大笑，倒把钱蔡二人吓得一颤。却见胤禔丢了手中火棍，起身说道：“你们是装傻还是糊涂？既然当今皇帝那么‘信任’我，为什么第一道圣旨先传给陕西总督年羹尧，命令甘陕二省戒严？又命令四川巡抚蔡珪集结二万人马至老河口待命？”

“这事奴才知道，”钱蕴斗愕然注视着咄咄逼人的胤禔，说道，“先帝爷驾崩，事出仓猝，恐生变故，下令天下兵马一律戒严。不单是甘陕四川，连直隶也是一样，北京九城都封了！”胤禔格格一

笑：“就算是如此，我再问你，陕西布政使李卫，就是先前四哥书房侍候笔墨那个小兔崽子，专管供应西路大军粮秣的，原先按季供应军粮，为什么突然改为按日供应？”

“这……”钱蕴斗顿时语塞，正寻思如何对答，蔡怀玺在旁说道：“兴许连日下雪，粮秣一时供不上也是有的。”

胤禔冷笑道：“蔡怀玺，我甭给我来这一套。我乃圣祖大行皇帝的亲生儿子，天潢贵胄！奉旨奔丧，只许带十名侍卫，比不上一个知府的仪仗！你们这点子把戏，只好演给三岁小儿——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三十个人跟着我左右，后三十里就跟着三千绿营兵尾随监视，一站一站驿传‘平安’送我回京——你怔什么？以为我蒙在鼓里？今晚宿在这里，前头驿站的人保准要急得热锅蚂蚁似的！瞧吧，天明就会有人来‘迎接’我了！我——”胤禔越说越激动，脸涨得血红，困兽似的来回踱着，突然扑到窗棂旁狂躁地一把撕去窗纸，炯炯的目光仿佛要穿透外面无边的暗夜。良久，他转过身来，已是满面泪光，喃喃说道：“老天爷……你怎么这样安排？八哥九哥十哥……还有那个该杀的鄂伦岱，你们在北京……都是做什么吃的？你们这些酒囊……这些饭桶！”他颓然坐回了火堆旁，殷红的火苗映着他英俊的面孔，久久不再说话。

胤禔在康熙皇帝的二十四四个儿子中排行第十四，因此人称“十四爷”，轻财好施，任侠仗义；知兵好武，是熙朝出了名的“侠王”。康熙末年，政务废弛，法度宽纵，太子胤礽昏庸无能，于四十七年和五十一年两度被废，启动了儿子们觊觎皇位的野心，因此各立门户结党拉派，闹得乌烟瘴气。第一次废黜太子，皇长子“大阿哥”与三阿哥诚亲王胤祉争夺帝位。胤禔揭出“诚王不诚”，派门人孟光祖在外周游各省，结交封疆大吏，希图非份之福的丑事。胤祉则举发了胤禔在太子行宫毓庆宫中埋设“乾坤地狱图”魔镇太子，致失胤礽昏乱失德的隐秘恶行。康熙勃然大怒，当即囚

禁胤禔，申斥胤祉，下诏令文武百官推举太子。按康熙的想法，太子失德，秽乱宫闱，既然是大阿哥做的手脚，现在真相大白，做了三十年太子的胤禔，理应昭雪，重登嫡位。不料推举结果大出意外，六部九卿，十八行省督抚提镇众口一辞，推举的竟是从从来没有单独办理过政务的“八爷”胤禩。细查之下才发觉八阿哥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早已暗结人心，联络九阿哥胤禵、十阿哥胤禟，不但在朝廷臣工中一呼百应，就是大阿哥胤禔、十四阿哥胤禵也是同党，际会风云，文武兼备，在朝阳门外的八爷府跺一脚，九城震撼！立胤禩为太子，康熙也曾有过这个念头，但转念一想，胤禩一个毫无实权的王爷，竟能左右朝局，呼风来风，唤雨雨至，把太子折腾得七死八活。太子党里的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清理官员积欠库银，整顿刑部冤狱这些至关紧要的国政，都因为“八贤王”从中打横炮，弄得不了了之。要真的立胤禩为太子，不但其余的儿子难免骨肉之变，就是康熙自己，也说不定有被逼退位之虞。百般无奈中，康熙只好重新封胤禔为太子，并命四阿哥为雍亲王佐理朝政。为安抚胤禩一千人，晋封胤禩为廉亲王，胤禵、胤禟升为贝勒。没有想到事情愈演愈烈，复位后的胤禔一来怕康熙再度变心，二来深忌八阿哥势大难制，竟背着四阿哥胤禛，密谋发动兵变，妄图逼康熙退居太上皇，一网打尽“八爷党”！事机不密，被精明绝伦的康熙再度察觉，连下诏旨，永远禁锢胤禔，囚禁了太子亲信十三阿哥胤祥，并诏告天下，皇帝在位一日，决不再立太子。康熙五十七年，准葛尔部阿拉布坦蠢动，擅自派兵侵入青藏，康熙决意兴兵讨伐，命十万精兵出关西征，胤祥和胤禵因在皇子中知兵好武，号称“双雄”，胤祥既然被执圉圉，胤禵顺理成章地被封为大将军王带兵出京。

胤禵烤着火，陷入深深的思索。受命为大将军王的前夜，他曾和胤禩有过一夕长谈。那是怎样的情景？病骨支离的胤禩头上

缠着黑帕，幽幽闪动的烛影下越发显得憔悴不堪，拉着胤禔的手满眼是泪，喘着说道：“好兄弟，你，要远行了。我一则是惧，一则是喜……我不知前生造了什么孽，生在皇家，大祸不招而至，不但失爱于皇阿玛，连兄弟也不能容我！我本来只想做个贤王，扶危济弱，做了一生好事，想不到因为人缘好，推举我当太子，反落得天地不容！我……种的是花，得的却是刺……如今病得这样，什么也是不想了，就怕你这一去，你我手足天各一方，再无见面之期！反过来想，北京如今是虎狼穴、是非窝。实话实说，阿玛老了，太子未定，兄弟们谁没一把算盘？四哥不是当皇帝的料，只一味刻薄行事，急征暴敛邀买万岁的心，我看他也未必没有异样的心思。三哥瞧准了阿玛爱读书人的心，巧讨好儿，看似每日带着陈梦雷一千人著书立说，其实也是走捷径的登龙术！就是你九哥十哥，人都说是铁杆儿‘八爷党’。我瞧也不见得！昔日晋国闹家务，申生太子在内而危，公子重耳在外而安，所以心里虽舍不得，你去带兵我心里宽慰！你只管放心保重，我的奶公雅布齐就在西大通，有他侍候着你，就跟我在跟前一样的。一旦朝局有变，你带十万八旗子弟兵临城下，我在里头维持，这个皇帝位你不坐认坐？”胤禔被他说得失声痛哭，一边哽咽一边说：“八哥说的都是，唯独做皇帝，兄弟我没有想也不敢想……我只会带兵，只爱习武，没那个胸襟度量，也没那个德行人望。据我看，皇上是爱你爱得深，所以磨练你。不然，为什么说你谋逆，反而晋封你亲王？四哥办了多少差，出了多少力，也才和你一样嘛……你宽心养病，我在外头，京里有什么变故，好歹早点带信给我……我拥兵在外，缓急都是你用得着的……”

劈柴在火中“啵”地爆了一声，胤禔眼中波光一闪，清醒过来，才意识到自己处身何地何情。世间想不到的事太多了，冥冥造化之数恰不如人意。胤禔胤禔二人虽然流泪眼对流泪眼，伤情